



08757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

山陰徐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題畫絕句

畫兩僮枕帚而睡疑是寒拾應人索咏

人間何日不塵生掃到何年掃得清輸與天台雙行者  
睡鸞若帶午雞鳴

畫高嶺莫行僧衆

知是峩眉第幾盤客僧愁宿日低山頭陀指與煙生處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一海山仙館叢書

只隔紅霞四五灣

應別索又一幅

何方行脚雨緇衣萬仞岡頭鳥際歸滿袖白雲天上物  
下來放出世間飛

白雲深山掘芝者

天外白雲必爾家微紅雙頰飽朱砂神仙豈是靈芝得  
枉用鋤鋤壞紫霞

女仙彈琴

流水東來響白虵高松西畔隔紅霞彈琴未必神仙事

只好呼儂女伯牙

賦得奕仙

楸玉枰闕映指長美人凝思倚新粧惟應賭墅風流客  
與較斜飛勢一行

題王質爛柯圖

閒看數着爛樵柯澗草山花一刹那五百年來碁一局  
仙家歲月也無多

劉阮憶天台圖

去後重來訪碧山當時曾此狎雲鬟傷心流水依然綠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二  
海山仙館叢書

要見桃花如此難

又

凡心自悔出天台一見桃花一度哀若使仙人知此意  
還教流水引郎來

月宮仙子圖

空中縹緲景光新但似雲霞不似人知道今來是何夕  
桂花添得幾枝春

賀知章乞鑑湖一曲圖

鏡湖無處無非曲乞罷何勞乞賜爲幸有雙眸如鏡水

一逢李白解金龜

盛懋秋江畫董堯年索題

楓江霽色浩無邊故寫蓑衣挂釣船莫笑漁郎多點檢  
從來風雨起晴天

李子送小景

李君小景入斯文不用毫端力一分更是山腰能簡便  
墨痕斷處便成雲

漁畫

外看楊柳障漁汀內必桃花閉武陵曝網張魚等閒事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且登岸上逐花行

又

一翁醉夢一惺惺各有湘潭漁父情添寫三間來問答  
真成出相楚騷經

爲杭人題畫

帳頭戲偶已非真畫偶如鄰復隔鄰想到天爲羅帳處  
何人不是戲場人

右帳竿木偶圖

又

一處飛槌一踏橈鑼聲鼓韻走兒曹無端士女如雲集

也要丹青費筆描

右打流星槌及踏高樞者

端陽題慕蘭雪畫

十里空江一物無，青簑曳雪老漁孤。  
酒筵正苦黃魚熟，對此寒生綠葉蒲。

唐伯虎古松水壁閣中人待客過畫

南京解元唐伯虎小塗大抹俱高古，  
壁松水閣坐何人。若論游魚應着我。

題折花美人圖

高髻阿那長袖垂，玉釵彷彿挂羅衣。  
折得花枝向寶鏡。

徐又長文集卷十二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比妾顏色誰光輝

抱琵琶偶竚蕉陰美人

離宮給事小青衣，催送琵琶向瑣幃。  
行到芭蕉忽回想，去年此日嫁明妃。

王元章倒枝梅畫

皓態孤芳壓俗姿，不堪復寫拂雲枝。  
從來萬事嫌高格，莫恠梅花着地垂。

畫梅時正雪下

誰寫孤山伴鶴枝，早春窓下索題詩。  
今朝風景偏相似。

是我尋他雪下時

題畫梅

鳧牛兩碟酒三卮索寫梅花四句詩想見元章愁米日  
不知幾斗換冰枝

又

從來不見梅花譜信手拈來自有神不信試看千萬樹  
東風吹着便成春

雲門寺題畫梅

浮橋流水雪潺潺客子來遊二月闌蓓蕾已青酸滿樹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梅花只就畫中看

竹

葉葉枝枝逐景生高高下下自人情兩梢直拔青天上  
留取根叢作雨聲

又

郡城去海不爲遙墨籜淋漓似鬱蛟莫遣風來吹一葉  
恐於箋上作波濤

又  
竹石

片石蒼蒼映莽林南宮如見拜難禁牛車若使能移去

賣與侯家五百金

又

昨宵風雨折東園那許從天乞一竿數葉傳神爲不朽  
儒寒道瘦任人看

又

林梢片石墨初籠凍筆勾寒入指中急遣蒼頭沽一榼  
破簾穿日盪杯紅

又

筆底霜叢三四竿園中解籜兩三年修蛇拔尾當黃土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小鳳梳翎在碧天

又

修蛇有尾頻年墜小鳳爲翎幾日成輸與寒梢三十尺  
春來祇用一雷驚

又

人家宿紙幾時收紫兔尖尖走潑油竹影滿窓涼似水  
斷崖疎雨數竿秋

又

昨夜窓前風月時數竿疎影響書幃今朝搨回溪藤上

猶覺秋聲筆底飛

又

恹石初烘潑墨勻吳箋短短縮霜筠長空五尺青鸞尾  
一半斜封在白雲

寫竹與某

時某客居桃葉渡口

桃葉渡頭一見君爲言岍上石榴裙相逢無錢可買醉  
贈與竹枝撩白雲

都門五月寫竹送某君之官新昌 乃江西

君去新昌五月時都門日近火雲移贈君數葉迎風物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併入高帆一道吹

勾勒竹

自緣勾勒減松煤非關白雪壓枝低梢似東坡碑上筆  
路人纔掘出深泥

畫筍遺許口北

口北嘗許啖我以筍戲之

口北清饒似大蘇窮邊那得筍燒爐會聞止渴消梅子  
故寫龍孫與大夫

畫竹與吳鎮

聚榦垂梢凡幾重只須用墨一分濃卽令小節無些用

也自成林一壑中

又

東坡畫竹多荆棘却惹評論受俗嗔自是俗人渾不識  
東坡特寫兩般人

倒竹

長箋白白墨焦焦倒掃青蛇挂一梢應有斷崖藏半幅  
蒼藤翠蘚倚天高

畫竹

東吳藥絹白濛濛况值膠礬盞內空爛頰掃來孤鳳影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八  
海山仙館叢書

江湘細雨淡煙中

舊作竹與某復要子再作答此

此竹是予昔所作即欲再作今不能雀老既然成海蛤  
轉教爲雀可飛騰

寫倒竹答某餉

胡麻綠菽兩尖堆回施無他寫竹回卷去忽開應恠叫  
阜龍抽尾掃風雷

竹石

青蛇拔尾何何天紫石如鷹啄兔拳醉裏偶成豪健景

老夫終歲懶成眠

寫竹擬送友人之官長沙

無不長沙弔賈生賈生也自弔靈均頭陔暗裏爭餐鱸  
却把乾魚哭向人

初春未雷而笋有穿籬者醉中狂掃大幅

臘尾春頭試爆餘竹根驚笋兩三株却馮一七疏黃末  
竟奪雷州穩臥豬

寫竹壽郁穎上

穎上今年五十逢野人爲壽不堪供生移數葉淇園綠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但願君爲衛武公

畫笋竹賀許口北得子

小葉瀟瀟翠羽疎東攢西簇護龍雛蜀箋何用長三丈  
數寸班鱗見大都

菊竹

若不重陽賁一壺那能了此菊花通竹梢墨色潮如此  
試看明朝有雨無

水仙雜竹

二月二日涉筆新水仙竹葉兩精神正如月下騎鸞女

何處堪容食肉人

荷

五月五日熱太烘疾揮絛扇不能攻欲呼小艇耶溪去  
荷葉荷花十里風

又

一斗湖光不放寬却於紙上定波瀾犀盤黑盡渾無蜜  
捧出茅山女道冠

又

一瓣真成蓋一鴛西風捲地僅能掀花枝力大爭獅子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十

海山仙館叢書

丈六如來踏不翻

又

荷葉五寸荷花嬌貼波不碍畫船搖想到薰風四五月  
也能遮却美人腰

又

子建相逢恐未真寄言箇是洛川神東風枉與塗脂粉  
睡老鴛鴦不嫁人

又

花垂葉倒露難擎頸折鵝飛咽不鳴漸看湖光平似掌

秋來無處立蜻蜓

又

五月蓮舟葶浦頭長花大葉插中流  
卽令遮得西施面  
遮得歌聲度葉不

畫荷花送陳都揮往招寶

招寶青天碧鳳翔沈香大士坐中央  
知君一葉春濤外  
遙指蓮花出海洋

畫荷壽某君

若箇荷花不有香若條荷柄不堪觴  
百年不飲將何爲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况直雙槽琥珀黃

翎菊

研底毫端秋氣清攢花簇藥筆通靈  
看來不似籬邊色  
拔取何天白鶴翎

畫菊

身世渾如拍海舟關門累月不梳頭  
東籬蝴蝶閒來往  
看寫黃花過一秋

又

經旬不食似蠶眠更有何心問歲年  
忽報街頭糕五色

西風重九菊花天

牡丹

五十八年貧賤身何曾妄念洛陽春不然豈少胭脂在  
富貴花將墨寫神

雪牡丹

銀海籠春冷茜濃松煤急貌不能紅太真月下胭脂頰  
試問誰曾見影中

又  
夾竹者

絳幘籠頭五尺長吹簫弄玉別成粧不知何事粧如此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一道瑤天白鳳凰

人有以舊抹牡丹索題者

何年草草抹花王此日將題歲月忘拾得懶仙拋下蛻  
不堪教贊舊皮囊

遮葉牡丹

爲君小寫洛陽春葉葉遮眉巧弄顰終是傾城嬌絕世  
只須半面越撩人

梨花

名園深鎖麗長空映戶搖扉一萬叢總使梅花開似雪

却輸毵雪打和風

又

帶煙籠霧自生香薄粉濃鉛不用粧莫以輕盈窺宋玉  
馮將淡白惱何郎

又

春雨春風能幾宵吹香落粉濕還飄朝來試看青枝上  
幾朵寒酥未肯消

又

早起春晴香霧肥獨依殘月出墻圍洛濱仙子波心立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號國夫人馬上歸

又

輕風吹霧散朱門影落馮誰寫素魂萬里曉天微有暈  
終宵明月欲無痕

題畫梨花折枝

粉暈微銷墨一絲春風春雨未來時名園無此好顏色  
知是宮中第幾枝

水仙

杜若青青江水連鷓鴣拍拍下江煙湘夫人正蒼梧去

莫遣一聲啼竹邊

又

百品嬌春俗却春一清無可擬丰神銀鈿縞袂田家婦  
絕粒休糧女道人

又

略有風情陳妙常絕無煙火杜蘭香昆吾鋒盡終難似

愁殺蘇州陸子剛

陸子剛蘇人  
碾玉妙手也

又

海廟元君斷百葷粉腮頰乘如焚江心羅襪從渠踏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西

海山仙館叢書

不亂長波皺綠紋

又

姊妹商量明月隄夜粧莫解綠鬟絲黃陵廟口無多路  
去聽女郎歌竹枝

雪水仙

西子雲駟趁雪行白鸞無力海綃冰玉京固是朝天路  
如此清寒苦不勝

水仙蘭

自從生長到如今煙火何曾着一分湘水湘波接巫峽

肯從峰上作行雲  
半生落魄已成翁  
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  
閒拋閒擲野藤中  
今日時移又  
寒朝與  
四料三百眼

葡萄

又  
數申明珠挂水清  
醉來將墨寫能成  
當年何用相如璧  
始換西秦十五城

又

自從初夏到今朝  
百事無心總棄拋  
尚有舊時書斧筆

又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偶將蘸墨點葡萄

又

昨歲中秋月倍圓  
海南母蚌太軒眼  
明珠一夜無人管  
進向誰家壁上懸

王生索寫葡萄

王生昔日好容顏  
今日相逢范叔寒  
贈與明珠三百顆

誰知一顆不堪餐

杏花

道人懶爲着色物  
偶施小茜作嬉游  
人言杏花可摘賣

挂向街頭試買不

雪粉團

北斗垂天錦帳橫  
景陽催妾未雞鳴  
燈昏鏡暗粧無準  
糝粉過眉與鼻平

畫石榴

五寸珊瑚珠一囊  
秋風吹老海榴黃  
宵來酒渴真無奈  
喚取金刀劈玉漿

榴

略着胭脂染一堆  
蛟潭錦蚌挂人眉  
山深秋老無人摘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自进明珠打雀兒

玉簪花

老人一掃秋園卉  
六片尖尖雪色流  
用盡邢州砂萬斛  
未便琢出此搔頭

芭蕉

蕉鹿相沿誤  
故亦不避

紅棘黃荆樵斧歸  
芭蕉學畫指如椎  
中間一葉渾相識  
記得前生蓋鹿來

沈君索題所畫卉賀人新婚

蓮花如妾葉如郎  
畫得花長葉亦長  
若使畫蓮能並蒂

不須重畫兩鴛鴦

黃薔薇 人畫取茶芬

薔薇黃似月初華  
難寫芳香只寫花  
若使移生南海國  
取將露水粉宮娃

木筆花

東如筆穎放如蓮  
畫筆臨時兩鬪妍  
料得將開園內日

霞箋兩墨寫青天

茉莉花

南海曾經駐客驂  
芳稱茉莉荔稱甘  
如今畫裏看花色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記得依稀似海南

畫海棠

海棠弄春垂紫絲  
一枝立鳥壓花低  
去年二月如曾見

却是誰家湖石西

畫玫瑰花

畫裏看花不下樓  
甜香已覺入清喉  
無因摘向金陵去

短檝長丁送茗甌

青門山人畫瀆茶花

武林畫史沈青門把兔申藤善寫生何事胭脂鮮若此

一天露水帶昆明

蘭

莫訝春光不屬儂，一香已足壓千紅。  
總令摘向韓娘袖，不作人間腦麝風。

松竹梅

朱碧嬌啼二月鶯，却都輸與此三君。  
若添明月孤來鶴，踏亂松尖一片雲。

大醉作勾竹兩牡丹次日始得題

晝也昨日題今朝酒杯雖冷墨猶潮。  
湘娥總有凌波色。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姊妹江東數二喬

作荷蘆於是日亦次朝題

蘆上荷花高一尊，蘆中夏色凍陰陰。  
雖有餘筆禿盡，難畫鷓鴣照淺深。

芭蕉墨牡丹

知道行家學不來，爛塗蕉葉倒莓苔。  
馮伊遮蓋無鹽墨，免倩胭脂抹癭腮。

芭蕉玉簪

爛醉中秋睡起遲，蒼蠅留墨研頭池。  
合歡翠扇遮羞面。

白玉搔頭去嫁誰

芭蕉雞冠

芭蕉葉下雞冠花一朵紅鮮不可遮老夫爛醉抹此幅  
雨後西天忽晚霞

梅桂護草

金陵梅桂餽酥蒸北地黃花摻肉羹一吸葡萄春五斗  
旋移狂墨寫劉伶

枯木石竹

道人寫竹并枯叢却與禪家氣味同大抵絕無花葉相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一團蒼老莫煙中

題畫

白頭翁亦戀花枝飛上桃花影自窺若使逢花不能賞  
也應花鳥笑人痴

右白頭翁桃花

又

雷雨垂垂翠色繁古松陰裏了哥喧問渠何事爲人語  
我愛山中聽鳥言

右了哥古松了哥卽鸚鵡類也

又

金縷圍睛可一針端州石子爾爲珍夜來迸破封函上

飛入誰家苦竹林

右苦竹鸚鵡

又題送人

凍合梅花暝色多  
雙鳩鳴喚坐交柯  
雀心愁雪正欲絕  
呼雨呼晴奈爾何

右鳩梅

獨喜萱花到白頭圖

問之花鳥何爲者  
獨喜萱花到白頭  
莫把丹青等閒看  
無聲詩裏頌千秋

題花圖

金谷園中花草新  
太湖石畔鬪芳春  
紅顏笑臉如撩客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于

海山仙館叢書

粉面藏頭羞見人

書花冊送王生

送客之燕上馬時  
圖花滿冊各成詩  
河橋楊柳如教見  
應喜相饒贈別枝

詠畫降龍

底白頭圖

乾坤紙上黑騰騰  
爪股風雷墨所生  
一雨盡歸燒尾德  
世間誰識有曹興

躍鯉送人

昔人畫龍破壁去  
余今畫鯉亦龍儔  
墨到鬚邊忽一逸

令人也動點晴愁

又

鱗鬣不殊點額歸丰神却覺有風威不添一片龍門石  
方便凡魚作隊飛

又

明春杏花人滿頭今年且占木樨秋老夫醉寫龍門罷  
閒看盆魚自在遊

魚蝦螺螄

魚蝦螺螄藻萍鮮一棹新醪一柳穿不是老饕貪嚼甚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臂枯難舉筆如椽

題畫螭

誰將畫螭托題詩正是秋深稻熟時飽却黃雲歸穴去  
付君甲冑欲何為

松根醉眠道士一幅

五斗劉伶不認家頭巾着處打昏鴉松根白石且眠我  
頭上青天馮着他

又

不負青天睡這場松花落盡尙黃粱夢中有客剜腸看

笑我腸中只酒香

雜品

魚鱗瓜蔬笋豆香  
溪藤一斗小方方  
校量總是寒風味  
除却江南無此鄉

柳渚雙魚

一行楊柳春將綠  
兩箇魚兒活欲飛  
跳入研池等閒事  
只愁研水濕人衣

蘆汀鳴鴈圖

蘆洲無伴賣孤鳴  
畫者無情看有情  
才與不才俱未免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九原難起問莊生

鳴鳥圖

樹杪參雲穩稱棲  
啾啾小鳥喚誰知  
似分綠葉遮朋友  
不肯將身占一枝

畫布穀

片墨圖枝布穀棲  
停毫覓句意何遲  
爲驚轉眼流光速  
又是農蓑細雨時

書畫兔中有一白雛

劣蹄凡毳等閒同  
獵處難嬰宋鵲鋒  
中有霜毫真逸足

騰身高入月明中

郭恕先爲富人子作風鳶圖償平生酒肉之餉富人子以其謾已謝絕之意其圖必立遭毀裂爲蝴蝶化去久矣予慕而擬作之噫童子知羨烏獲之鼎不知其不可扛也雖然來丹計粒而食乃其報黑卵必請宵練快自握亦取其意之所趨而已矣每一圖必隨景悲歌一首竝張打油叫街語也亦取其意而已矣

柳條搓線絮搓綿搓夠千尋放紙鳶消得春風多少力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帶將兒輩上青天

又

春風語燕潑堤翻晚笛歸牛穩背眠此際不偷慈母線  
明朝孤負放鳶天

又

鳶於兒輩何相關苦要風高九萬搏無限片帆當此際  
錢塘江上雪如山

又

我亦曾經放鷓鴣今來不道老如斯那能更駐遊春馬

閒看兒童斷線時

又

縛竹糊腔作鳥飛，崩風墜雨爛成泥。明朝又是清明節，

鬪買餛飩糖柳市西。

又

江北江南紙鷓鴣，齊線長線短迥高低。春風自古無憑據，

一任騎牛弄笛兒。

又

剪楮披篁重幾分，橫天直去攪風雲。風雲去攪猶言可，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五

梅山仙館叢書

誤殺低頭看鳴人

又

紙鳶一塊去飄綿，不及三朝颺木鳶。更有大風君信不，

能翻磨扇上高天。

又

我驚南海颺風年，屋瓦飛空攪蝶眠。試取紙鳶當此際，

可能背去負青天。

又

海上人相傳一兒，將食餒寄線於腰。忽大風拔鳶向海兒，竟墮死收其骸餒猶在掌中。

風微欲上不可上，風緊求低不得低。渡海一憑儂自渡，

可憐帶殺弄餒兒  
四箇金剛四塊泥  
我亦誰家紅頂搭

又

剡藤湘篔一片雪  
彷彿孤飛野鶴雲  
畫取此圖酬酒債  
未爲輕薄有錢人

又

村庄兒女競鳶嬉  
憑仗風高我怕誰  
自古有風休盡使  
竹腔麻縷不堪吹

又

高高山上鷓鴣兒  
飛山下都是刺棠梨  
只顧鷓鴣飛不顧脚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五

梅山仙館叢書

踏着棠梨纔得知

又

箏兒箇箇競低高  
線斷箏飛打一交  
若箇紅靴不破綻  
若人紅襖不塵糟

又

偷放風鳶不在家  
先生差伴沒尋拿  
有人指點春波外  
雪下紅衫便是他

又

一方紙鷓一絲提  
四箇金剛四塊泥  
我亦誰家紅頂搭

一天風雨看鵬飛

又

愛看鑽天鷄子高不知前後只知跑風吹昨夜棠梨折  
卧刺如針伏板橋

又

只因一線引鳶孤跑過村鄉第幾都小可兒郎三五輩  
壞將多少綠靡蕪

又

春來偏與老人讎腰膂如弓項頌柔看鷓鴣燈都好景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美 海山仙館叢書

正難高處去擡頭

又

百丈牽風假鷓飛不知斷去寸難持若留五尺殘麻在  
還好漁翁燃釣絲

又

鷓材料取剩糊窓却嚇天鷺撲地降到得爺娘查線腳  
折他鞋襪兩三雙

又

不向書堂講課勤糊藤切竹覓風雲庭前幾葉瀟湘色

禁得兒們幾斧斤

又

風吹鳶線攪成團  
挂在梨花帶燕還  
此日兒郎渾已盡  
記來嘉靖八年間

又

嬌養嬌生嬌性情  
鷓兒高別兩三層  
春郊十里錫糖盡  
買奉他家小主人

又

新生犢子鼻如油  
有索難穿百自由  
纔見春郊鳶事歇

徐文長文集卷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又搓彈子打黃頭

朱太僕扇面花鳥

湘簃金泥半月欹  
海棠淡淡抹胭脂  
多情更着啼春鳥  
立軟嬌枝未肯飛

又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二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三終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詞

如夢令

寶珠齋飯罷筋響枕寂爲作一偈時宿東天目

兩隻脚挨轉磨一副牙關嚼錯連日施藥醫人大似把  
船放舵錯過錯過莫被寶公瞧破

菩薩蠻

徐文長文集卷十三

閨人織趾

千嬌更是羅鞋淺有時立在鞦韆板板已窄稜稜猶餘  
三四分紅絨止半索繡滿幫兒雀莫去踏香隄遊人  
量印泥

眼兒娟

書唐伯虎所畫美人

吳人慣是畫吳娥輕薄不勝羅偏臨此種粉肥雪重趙  
燕秦娥可是華清春晝永睡起海棠麼只將穠質欺  
梅壓柳雨罷雲拖

鷓鴣天

竹爐湯沸火初紅

客來寒夜話頭頻  
路滑難沾麩米春  
點檢松風湯老嫩  
退添柴葉火新陳  
傾七碗對三人須  
與梅影上冰輪  
他年若更爲圖畫  
添我爐頭倒角巾

蔣三松風雨歸漁圖

蘆長葦短挂青楓  
墨潑毫狂染用烘  
半壁藤蘿雄水口  
一天風雨急漁翁  
簑笠重釣竿濛  
不教工處是真工  
市客誤猜陳萬里  
惟予認得蔣三松

徐文長文集卷十三

二 海山仙館叢書

鵲踏花翻

美人解

鑼鼓聲頻街坊眼慢不知忘  
上高高騎生來少骨多筋  
軟陡騰翻依稀畧借鞍和轡  
作時鶻打雪風天停猶燕  
掠桃花地 下地不動些兒珠  
翠堪描耐舞軍裝伎多  
少柳外妖嬌樓中笑指顛  
倒金釵墜無端歸路又逢誰  
斜陽繫馬陪他醉

鳳凰臺上憶吹簫

畫中側面琵琶美人

湖石陰中枿欄影外天然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  
琵琶撥掃忽成抖擻恍搖却鈿翠鬢雅如花畔蜂撩未  
定戰殺其花 勻捺梨腮雙靨那半面剛被這半面相  
遮問何時展過得見些些除是遮將紅葉應回流水之  
涯俄成訝緣來畫也一笑看差

徐文長文集卷十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古藤書屋文集卷十三終  
一箇宮娃悄無人與共自弄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四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會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始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連省甸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辟猶破壞之車既

徐文長文集卷十四

一

海山仙館叢書

遇險於泥淪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驅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聖明用人姑自郭隗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藥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望生還之日仗天威而策勵尊廟筭以周旋取彼鯨鯢爰助鼓鼙之豐佇看溟渤翻爲鴈鶩之池力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  
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往其  
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罄述  
誠亦希逢必有明聖之君躬修元默之道保和性命契  
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皇上凝神沕穆抱性  
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  
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遙呈海嶠奇毛灑雪島中銀浪  
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  
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宐波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  
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  
遵成筭蠹茲夷狄尙爾跳梁日與偏裨相爲犄角偶幸  
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  
諸文囿俾樂沼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  
長迎萬歲之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鶴降  
醮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蒼穹眷德端爲聖壽而  
微言從島嶼之游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借達禁林

何與巨勞遂叨上賞繪紋盤束旋分篚貢之珍鈔貫充  
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吏士知榮節旄  
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爲掎角之圖望闕馳情尙阻江  
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萬壽之無疆畢致四  
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隅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慚涼德堪  
此殊榮

中謝

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闕寄跨兩省一京之  
地當討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濶遠曩昔淮陽之

徐文長文集卷十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警頗陳意見之麤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膂咽喉之  
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耻何勞之可  
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皇上誠協經綸道融  
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定價收名每謂功疑  
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  
效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  
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

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玉母乘以獻環不  
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末周後先迭至  
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福  
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皇上德  
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宇穹昊眷言  
洞府遠在齊雲聿新元帝之瑤宮甫增壯觀遂現素塵  
於寶地默示長生雌知守而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  
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  
嘉符泣臣分境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揀玉  
代被論乞免得温旨謝表

徐文長文集卷十四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映珊瑚之茁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  
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  
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天語春温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中謝念臣身  
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格緣此  
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聖明曲爲原宥臣  
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國今茲求去本非  
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致聖聰再瀆其爲臣

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  
而皇上體諒曲加慰勞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  
意於人言顧臣何人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  
方此恩殆無以過伏讀邸報叩首闕廷殘命少延驚魂  
甫定感深刻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况臣素抱  
忠悃可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  
春暉而精衛積誠思填滄海剝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  
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  
闕瞻依恭祈萬壽

徐文長文集卷十四

五

海山仙館叢書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五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五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觀其風凡

徐文長文集卷十五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旣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旣得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

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悅等呈  
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  
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  
參之臣疇昔所聞摺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  
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  
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刃不費斗粟遂定兩府  
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榷結者以七萬至其  
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月而蕩  
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兩廣除

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其所制境  
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當時廷臣抑使  
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陛下亦竟留不下何也  
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其故或在於言事者  
之尙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酋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  
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  
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  
而巡歷病困而乞休駐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  
情之常至於終不獲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

諒其無他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旨而廷臣據專意二酋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地方幸冀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未盡僞之言而陳於陛下之前陛下安得不信之乎故臣愚不敏妄意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

不白廷臣未盡非未盡僞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下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

也不然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役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辟如以鉢稱鎰其低叩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蛙則士卒尙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

徐文長文集卷十五

四

海山仙館叢書

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朝廷賞罰當功罪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真僞哉守仁之於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量

之虛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託於  
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首教化  
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兵革之役  
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邇臣聞之古語  
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敕軒蓋悲恩愛之難終也周公  
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  
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  
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  
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塋祭贈諡之  
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十五

五

海山仙館叢書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啓

代奉景王啓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藩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  
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  
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  
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卽手足知其通乎腹心其制

徐文長文集卷十六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維之道如家有堂與門庭備門庭正以衛乎堂與而况  
入春風汎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又將帥戒嚴之  
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不遺餘力必使島  
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之間可免風濤之警  
鸞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輕移向安流而邁職  
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顧  
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運策

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尙冀保全其始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正月望後生日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厄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臯夔之望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入秩初躋同尙父遇君之日一年以長多潞

徐文長文集卷十六

二

海山仙館叢書

公結社之時葇莢徵舒已舍元氣支干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尙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罔極遙思旭旦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搖若旆是用致水土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陋托之百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高德邵永調伊傳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

考百年詎止武公之睿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誦

又啓嚴公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孰  
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延平  
參互既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枯林再  
苑涸輒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痾必求免於天地父母  
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  
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且不能報何爲  
計惟知咎雖既往尙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  
收桑榆之效以毋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  
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模宏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靡  
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之地  
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脉所關旣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  
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  
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准  
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蕙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  
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賓出日於海  
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渭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過持已見  
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  
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遺幣而通媒遂使得  
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

徐文長文集卷十六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璧之雙遺竟踐  
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  
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  
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  
旣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  
在而喜頽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  
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啟諸南明侍郎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蟆跳

擲於葦蕭曠曠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  
辟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矚矚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  
過求非分屢于台巖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垂頭傾耳  
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急而雲雨之  
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忍  
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伏念涓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  
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

徐文長文集卷十六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  
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  
豈肯舍己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  
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  
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噓息得諸秘密感  
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  
緘默譬如蠶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  
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  
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

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之再造

答某餽魚

連餉波臣信頤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  
南日習舉綱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御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  
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  
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騰復寵於箕裘而  
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爲蒼生社稷

徐文長文集卷十六

六

海山仙館叢書

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堪此故雖特  
典受之當然某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  
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  
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  
萬恆情

代請胡總督啓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  
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落諸酋  
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已慶弓而

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投壺而雅歌敬卜吉期肅共  
小設折衝於俎冀聆罄歎之珍借筋爲籌亦效悃愚之  
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龍  
葱紛水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  
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  
以犯斗儼騎鯨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  
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魄東陟乘涼殿角贈  
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  
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  
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綵煙  
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尙醒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驂作賦  
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阨逡巡解網惟

悴非人偃蟄自幽鄉閩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曹氏之  
麗藻兼河間獻王之大賢侍飛蓋者豈止應劉登秘函  
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復遠攬之餘  
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迸霞入齒飛雪是  
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苑之濱偕芙蓉而竝逸  
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笑所及風雨雜陳揮  
灑不停騁騶失驟野人聞此益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  
授簡顧茲修路易由裁營謹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  
刻真愧蟲雕

徐文長文集卷十六

八  
海山仙館叢書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六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

山陰徐渭文長著

書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磴磴小節在外卽在內故迹若戀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右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蔚州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一 海山仙館叢書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皁白反掌而更卽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回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礬粉深恐浮穢拒墨益顯拙陋  
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束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  
袖中出入既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追於北上謂  
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  
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既太平又非避亂投安  
之比徒覩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  
之計故低頭沙漠顧復踟超而歸行道不省饑鷹便謂  
得免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  
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  
束盡成皴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  
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綠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  
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  
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  
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  
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  
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  
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礮入嘉筵則斤在屠手  
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偶去取無甚異同  
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詭隨也不妨更爾惟  
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此之真西  
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也如何如何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答王口北

野客清寒僧廚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  
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揶揄停筆以思  
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  
上此與老牯踉蹌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  
噫可悲也每至菱笋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者策之  
之所也廚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焉及到似處涸澤終日  
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  
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肋則不可故且悠悠  
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銀焚  
香輸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不得  
便拂衣耳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四 海山仙館叢書

答李參戎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圍榭樹石之間談  
說鼓鼙盼睇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拂袂  
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真昨日事耳舊景  
帶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蕭然到都解裝便思插羽  
顧以三百里之遙裹足可至儻再勤留人付以一策則  
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值忙且暑揮汗  
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拌却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令人幾於易性况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蚯蚓竅中出蒼蠅聲也

又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五

海山仙館叢書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蠲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

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某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牆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兄子官人

父弟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種種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眾棄之誰敢曰不宜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姓名爲可憐閔者今吾亦然一邊惡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欲其生譬惡疾盡

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惟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昨漫往觀煖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悚惶悚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七  
海山仙館叢書

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擲却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做筆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

荷

與季友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閱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

可惟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奉答少保公書

某初聞玉體違和卽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  
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便還喜  
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  
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  
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  
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八

海山仙館叢書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款卓真可傳  
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  
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  
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氣又世所  
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  
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爲羽奇雖至愚人亦  
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爲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  
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  
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涓亦甚欲一趨侍  
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  
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奧是以  
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有此正後儒  
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乃復爲後人  
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以吾心體度而  
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典故而典故無考  
則彼之註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身經彼此詆譏後先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九  
海山仙館叢書

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  
日不若一切赦放尙有農桑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  
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  
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  
售已說遂至略人全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  
夫子道明而意見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  
知其不可同日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  
子之所欲聞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  
人夫子幸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

菽麥自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  
絕每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  
涓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涓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  
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  
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  
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  
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  
再示之以開拓涓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十

海山仙館叢書

其得主良慰所諭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  
冀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啟奉獻付尊門云待錢  
信去便故尙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  
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  
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  
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  
皆然此直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

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解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

徐又長文集卷十七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再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旣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因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

戰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  
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旣密警戒亦嚴獨  
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岍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岍西  
之田一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  
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  
銜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  
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  
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  
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  
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苟欲制持  
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蔽野斬其榦以構架取其葉  
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  
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掉擊不必馳  
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給餌吾千人之名  
旣章卽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  
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殿然而使一二  
人乘單舸循岍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  
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

謂持久之利由前而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罰夫賞易爲

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

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眾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追奔似

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人大約倣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

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斂而自拒夫發槓鳥銃夙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定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空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檢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

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傷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

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媮而不成餌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徇者必不如前所潰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徼倖於屢北之間乎劊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

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容愧古國士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

頗閱兵法麤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舟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縱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斂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旣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先生自振古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過客中無一不惓惓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大  
海山仙館叢書

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提而事示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始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付儒士子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此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

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況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樸疎以不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刊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被耳目先生至以全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眾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九

海山仙館叢書

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往事而况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二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某於先生旣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

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  
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畫  
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面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  
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鈕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  
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  
之哉

論元門書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  
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  
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中之陰非此人  
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辭吾又當有別詰矣  
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譏磚不成鏡只緣鏡  
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胎中嬰兒本相人  
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鬼原是一物乃磨鏡  
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  
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  
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奉覆

又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也有物爲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

家之說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昧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己所妄見者爲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參同內經爲但除却偽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中無爲無思生生兒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是嬰兒本相如畧攙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涓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經遂誤賺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三五章之言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日數黃白黍

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三五章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三五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厯厯指五行爲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以御政等三事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不敢虛說做做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日魏然二公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不同至

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者言也况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厯藏章則印以世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如臣勝尙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覓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他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段如審遭逢之尾審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三坐垂温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複乃冠以惟昔章爲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偁類

爲三相類以象彼仲冬節爲當升於內甲之後此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五相類既辨之如前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吊起象字而後曰別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六特衍三十爲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了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文脈矣俞氏本擬四言爲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塞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茫無下手處也此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脈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寔能忘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尙有纖微未敢輒及惟函文垂諒不以囚囂而犬豕之萬

一少緩刀鋸尙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也極萃之所涉筆爲艱遠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十月二字主言者註字也甘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兔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四字也漢武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劉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故渭亦漫之耳不宜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答人問參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魏公臨了丁宜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半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歛元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則不通矣蓋上之所

列日魄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卦象然自月魄逐宵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多謬說彼特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况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卦之體以準月魄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故緊緊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參同一書其在上中下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尙有缺略之弊而終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幽深曰不相鈎接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純一其數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鈎接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性情盡矣夫易

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之素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爐火之據據此者也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深潛藏也天道至元寂也日月正擇持而匡廓消亡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譎譎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宜學者恐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魄之後乃正值其平

鋪漫序律麻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寔後生以梗斷其文脈如此乎卽有丁寔其辭氣亦宜隨章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至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甌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元

海山仙館叢書

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芽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揆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

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架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元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已名故徐曰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往往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某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綮處爲然也卽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槩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尙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經

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他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是而知五行者五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

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旣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之準而成功者也是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

猶言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  
孔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  
姑舍之而怛怛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  
入佂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  
可乎皐皐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  
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  
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  
日也正兎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  
主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豎

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其豎畫之衝於一字  
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  
廿二也皐皐冬冬者隆之左旁爲皐其下爲缶缶音同  
皐是爲皐皐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  
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  
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皐皐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尙未  
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  
窓之窓言慶之丑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丑少東  
之一畫似窓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

自阜阜至貫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  
斗上加以亠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  
蒼箕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  
圖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矣  
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滑字也秦  
首三畫以徐旁三畫彳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姓猶  
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所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己之名  
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德祖之知  
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不工且偏旁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  
來棗也而棗從束不從來緯書卯金刀爲劉而劉從亞  
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不從貝蓋訛謬相襲  
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敷羽翮東南西南傾某爲  
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  
早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且既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  
其文義如所謂敷陳羽翮如所謂東南西南傾詰屈窘迫  
似有牽湊離合之意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  
也重一陽字想亦筆下偶然捏弄以混入耳如此並屬

微細故不大著解如欲解此等則尙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旣言配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麻章中俞註詳矣但任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闔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拈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旣成之神尙有金沙入五內刀圭沾淨魄魂痴人尙泥爲入口下吭之證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沙是吾身之水汞向來泄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吭而後可云入云沾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鼎七張二四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用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拈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汲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鴛鴦纈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則某於火記篇中之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  
上德者是已却亦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  
晦朔章註中有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  
研章索句解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  
答紫陽論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  
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三  
五章然却是要作五相類圖而尤爲引之如此亦不  
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徐文長文集卷十七

三五  
海山仙館叢書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便  
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絜亦相須絜字當是水字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七終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八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論

論中一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他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着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

聖人不如此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尙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離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論中二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二  
海山仙館叢書

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曰火以消矣危者何一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曰質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其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爭叁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

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韜也軀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億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兆瑣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瓦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警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具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旣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

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  
惟因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  
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  
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  
我且博焉則非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  
不貴博農咀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鵲也倉也而  
方也而七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  
區而緩而和而鵲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  
貴因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  
集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末也而  
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且也者以其因者思兼  
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且則  
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藥之王  
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其農而商  
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不視其木者  
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斲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也

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有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譎自譎以攘而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之所謂賓之白也悉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大固且然也今操此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其奪裘葛以取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惑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

而爛纈矣剪楮矣織蝥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  
出錙貴與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脫  
錙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銜如  
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  
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  
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  
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  
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涼於獸與木  
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徹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  
悉濼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別  
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九子  
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  
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  
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涸矧其上是其諸  
所爲奴而彼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  
耳往往拾唾餒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闔從而論其興於  
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  
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備也備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  
三闕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  
也本末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  
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  
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  
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  
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  
一開一闕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  
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  
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  
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  
昧此而妄作者紹不足也指畫并攪搏泥而思飽其腹  
也將以動衆焉而顧失其謏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令丐畫者實以  
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令丐文者實以左與  
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之不貴

膺而貴膺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膺而彼宜不膺也古之  
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文者必貴貴  
者必尙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尙者尤習也不得於實  
而猶希其名故習貴膺也實改而名不改也非今之求  
文者求文於旣貴者之責也乃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未  
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  
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膺文矣

論中七

聃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也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八  
海山仙館叢書

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謂道  
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聃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淵海以  
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而得珠焉  
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說熾而他端  
者始峭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歧於此與釋與儒  
而爲三而本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統之閏也楚之有  
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劍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矣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

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  
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  
深者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  
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尙分  
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有會稽郡亦有  
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  
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  
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  
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  
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  
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系  
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  
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  
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  
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  
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苻堅將入寇石越曰今

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曾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人占壬氣主臨安雷煥占劍氣主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元黃抱負本不相間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十

海山仙館叢書

而自間之黃有盡而元無窮如毬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邱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嶠山諸

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碁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批東關撇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

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純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贖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純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惑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菘而贏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鷲於市井黠佃逋主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

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  
至如司馬其所稱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  
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  
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  
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  
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癩也俗亦有癩俗  
之癩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  
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汙賤無賴四民中居  
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南

海山仙館叢書

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得服  
蓋四民何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  
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  
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  
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  
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  
故曰丐者俗之癩也雖然癩卒自外於常膚則癩之也  
宜苟癩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  
必癩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瓚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目  
之曰墮民○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  
婦則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竊攘尤  
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餉舂竹  
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擎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  
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拗女髻冠梳髮爲髻羣走市  
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  
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  
其門曰丐

物產論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鬪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  
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  
時之用也故早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  
曰糴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  
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  
食之斯言也越用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末之幣與物  
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  
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古之劑農與末也恆

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恆在下卽有然與蠶其人將安  
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秣者幾十之四  
秣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  
制也况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蠶而無所施者  
此也

###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  
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  
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邑自周之有官  
曰正始以至我本朝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屬凡數十  
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至衛民之居  
曰烽埃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也斯二者因地  
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於  
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  
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  
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所由始也

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天子而民自  
未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天子始求諸有  
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之外子孫嗣其祖  
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之言制者每每進封  
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  
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  
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  
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  
責而非設官之責也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

退郡縣之設官耶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  
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  
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  
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  
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  
城之內里以領城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  
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

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漫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往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茗之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與焉夫是口與畝茗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奈何令已獨冒奢之嫌乃恐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一舉動或

承上片檄則往往顧囊匣而局脊掌囊之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倉傳者亦往往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瘼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戶口論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往往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井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

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恆視畜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與

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人物  
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類也故  
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志古跡以  
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繼之以寺觀  
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聽其徒以祠祀  
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教迭爲消長者也  
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  
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  
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星星從邑之沿革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  
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  
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  
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  
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  
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  
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

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科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魂魄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

思齊載記者扶幽拾者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恠焉至若  
追道上世遯引眇恠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  
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  
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  
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十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青藤書屋文集卷十九

山陰徐渭文長著

公安袁宏道中郎編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陳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  
驅市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塚之戰兵以臨  
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卽舍舟以堅  
徐文長文集卷十九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耶則旣以置之  
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嚴法而今日之兵  
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驅市人而使之矣用  
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依  
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令裨  
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信所謂  
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矣然卒以  
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背水而已也

觀其誠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必滅水上之軍  
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信之敗也爲詐而  
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而益信取勝之驗辟  
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懸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  
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况  
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  
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  
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  
水也而欲擠之使人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  
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旣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  
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  
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  
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  
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岨  
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  
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  
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  
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

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之一方面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也非趙而趙也某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間在昔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列聖承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

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桀犬不忘吠堯螭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庥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媿美祖宗抑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啣膚龔頑未已語云驕子諱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然

徐文長文集卷十九

四 海山館叢書

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混矣生輩生長其鄉傳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  
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  
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卽  
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  
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  
者亦尙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  
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  
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  
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

徐文長文集卷十九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  
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  
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  
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  
方而等往往必參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  
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輸  
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  
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

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此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恆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

徐文長文集卷十九

六

海山仙館叢書

以王者之事樂主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及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有由焉事有不常鳥盡兔死羊曇悲來酈炎難起人曰  
起耳公曰未然家置一喙日于斛澁都門之祖方徹復  
舉豈無他人而三其侶多公一响涸鮒聊渚未卜其騰  
且弛其縻往秋之會毫髮後先公如不臥我則已騫斯  
言之宜非我則謾得諸館中如此之傳嗟我鄙庸寸喉  
接味尺麻組之如鶩折脰賤貧之生自與貫殊以舌爲  
刃豈乏其徒何公瞿瞿顧欲生我豈徒生之且辱知者  
日者相傳寸楮必匪人往謁公以我壘贊昌歎瘡痂愈  
嗽愈嗜館中之祿所羨能幾以入於曹遠自千里凡此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九

七

梅山仙館叢書

峻誼髡管莫旣矧伊尺箋欲窮其際古人感遇一盼殺  
身荆卿俠夫捐軀入秦公豈銜恩我忝儒流我豈匪人  
而俠之羞庚子識公垂三十禩豈無他德念此猶恃破  
吾儻遂握手悲歌先我而往傷如之何

祭張太僕文

太僕公將以萬歷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未交  
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  
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  
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

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以麥矣而文  
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  
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  
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失以公德於某者若  
此卽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  
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恆終千古以悠悠  
也

會祭高君文

君於大節之所關也植之若苗於大節之所累也去之

徐文長文集卷二十九 八

海山仙館叢書

若秀是以其考諸人也於大節之所累者聞之恐入於  
耳而於大節之所關者稱之幾不容口此其性資之取  
諸天鈞也若舍釜而獲鐘故其好惡之嚴於人已也若  
平庾而槩斗若其氣蓋一鄉而不懼於豪權要人百年  
而不遺於故舊積散傾橐而待火者家家壯激衝冠而  
攬髻以哢哢或談文而雲生或憤世而戟手茲蓋芒楮  
之餘而不足以槩其中之所有猥我諸儕感君平生  
伐木醜酒每集於庭公久敬而晏交儕攻玉而寡能嘗  
私相謂曰以君之英使遇陽明夫子於曩昔而佐以羅

